

卢万成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男 人 的 海

卢 万 成 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610061—485）

印刷者：山东泰安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12.5印张2插页311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329-0334-6

1.293 定价：6.10元

NANRENDEHAI | NANRENDEHAI | NANRENDEHAI

沿

着荒凉的堤岸
离开了爱婴的河床
我的生命也是一条河
正是因为，我爬向了
男人——男人的海
神秘而原始的生命之源。吟
河与海的魂宗。

——作者题记

内 容 提 要

这是青年作家卢万成继《女人的河》之后又一部长篇力作。

作品以豪迈洒脱的笔力，以胶东某海滨城市一群海碰子生生死死、敢爱敢恨的故事为主线，着重描写了老温、老万达、白牡丹、黑牡丹等人在残酷的自然环境和瞬息万变的社会面前的选择与困惑，以及他们曲折动人的爱情经历。同时，作品非孤立地表现人与海的自然抗争，而是自觉地将几十个人物置身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从党的高级领导、市委书记到现代流浪汉、修鞋匠以及店家铺子，面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较量、抉择，面对海洋的思索、奋争，展开了绚丽多彩的生活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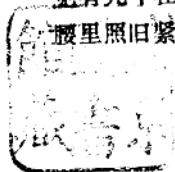
作品将现实与幻想，直描与隐喻，写实与夸张融为一体，通过奇特多变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艺术描写，创造出一个令人感奋的艺术世界。

028121

1247.5
3975

第一章

海湾的黑色浪涛在驾着北风抵岸时发出阵阵的轰鸣，仿佛一排排的黑色山峰从老洋里呼啸而来，触首便是漫天的雪花。芝罘的海在隆冬时节更显得沉重和肃穆。天空低沉，海岛象是孤零零的古堡。然而冬天的芝罘海湾依旧是暖暖的，从南太平洋顺流北上的暖流从老洋深处悄悄地涌向芝罘海湾，而海湾里又沉满了夏天的太阳，夏天的太阳贮存在深深的海底，芝罘湾那些赶海的男人每扎进波涛深处的时候，常常会发现黑暗中无数个发亮的东西。那是打捞不尽的夏天的太阳。十二月的北中国海更能显示出它那古老的生命力。光秃秃的海岸无遮无拦，任凭北风呼号，滔滔黑水翻卷起白的发亮的雪花，时而驾长风腾跃，时而在巨波推动下朝向礁岩海岸舍死重叩。远山一片灰暗，在冬天的淡淡阳光下，默默岑寂，近岸的一片倾斜的草场和树林变得疏朗起来，礁岩露一片狼牙犬齿，无不面目狰狞。而那一派无边无际辽远的海滩便是满目苍凉，一片荒寒古淡。沙滩变成白色，一片极好看的月白色，而雪野则更白，白得令人眼花缭乱。远远地可见有几个在海滩上拣什么的老人，一律裹紧了黑色的棉袄，腰里照旧紧扎一根被海水泛透了的棕绳，然后就在长滩上缓



B

636158

缓缓地走，缓缓地走。时而眯起眼睛看一看远海；或者躬腰拾几个贝螺；或者长长地吆喝一句什么。

这是海边人最悠闲的日子。网已经收了，海带藏在水底默默地熬过隆冬，舢板也扣起来了，大 橹 则 扛 回家了。喝酒、打牌、赌钱，当然也难免不玩女人。女人有的是，有没有钱似乎关系不大，总之须是一条汉子。一条真正的汉子的身边总是围着一些不值钱的女人，而一个好女人的身边总是团团围着一些很值钱的男人。这种悲哀大约还要延续几个世纪。但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总是需要有事情做的，好女人和坏男人，坏女人和好男人，好女人和好男人……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是这海边的男男女女，是这芝罘湾畔的芸芸众生，千百年来生息繁衍。潮汐在日日升落，日月在时时旋转，群山不言，大海默默地呼吸着，海浪从大洋深处缓缓地移向岸边，移向广阔的海滩，移向千仞壁立的礁岩海岸，一点一点地啃咬，一口一口地吞噬。海风溯进每一道岩石的裂缝，侵蚀着每一粒沙子，草地依然辽远，树林照旧疏朗，海峤和山岬在日月光华中仍然俯视海湾。风风雨雨的土地在耕耘中裂开了褐色的胸脯，岩石在变得苍老，变得顽固不化。太阳高照着，渔人唱起了古老的号子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隆冬季节，芝罘海边的人照旧又闲下来了，照旧又和往常的许多年一样，喝酒、赌钱、打牌。当然，还有女人。这些年来，海边人家总是殷实，即使在穷途末路的日子，海边的渔人也穷不到哪里去。而现在呢，钱是“冒”了，于是便越发拿钱不当钱使了。既然守着一个捞不尽的海湾，没事儿就扎到海底提俩钱儿花花。芝罘的海湾，就是一个永远也花不完的大存折。聚赌是经常有的事，而且赌注大半下得很大。渔人赌得慷慨，其次是赶海人，渔贩子赌得最小气而且最狡猾。

渔人在这样的季节里，是应该修船的，然而身子板儿痒得慌，在老洋的风浪里颠了一个春夏，于是就真的歇起来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晚上就搂着老婆在热炕上厮起来了。赶海的就不是这样，他们终年是泡在水里边的，一头一头地朝海底扎下去，挖天鹅蛋，摸蟹，碰参，什么都干，个个都是那么壮实，那么放狂，喝起酒来往死里灌，赌起钱来则豁得上倾家荡产。输光了以后，再沉到海底去捞，然后卖掉，又变成了钱，又输掉。他们永远也赌不过轴承脑袋的渔贩子。

二

“把……黑牡丹……押上！”

他两只细小的眼睛冒着金星，两只手抖抖地捂住脸。他觉得灯罩“噗”地一声爆了，眼前是一片昏黑。然后，他仿佛浑身有些瘫软，几乎就要倒下去的样子。

摊牌。

灯光一片银白。

牌桌的周围烟雾腾腾，地下满是烟蒂、空酒瓶、空罐头听之类。

“哗——”的一声，他将桌子掀了，每人近前的一摞钱连同酒杯、纸牌全都掀到地上。

“哈哈！黑牡丹！”

“怎么样，兄弟们不能分一口尝尝？”

“黑牡丹，对不起，本人承包一宿。”

“……”

他不知是怎么啦，晕晕乎乎，东倒西歪，脑袋里面嗡嗡

地响，红红的眼睛瞅着地上的一只白酒瓶，然后躬身拿起来，里面还有一口酒，他贪婪地仰脖儿倒进嘴里。

“老裴，哥儿们自开赌那天起，咱就赌了个义气，公了私了咱都有话在先。你既是把黑牡丹输上了，我也就不客气。”

“我说大庆，开赌就是赌钱，把黑牡丹垫上是气话，怎么真去解裤腰带呢？”有人劝大庆。大庆是渔贩子，白日贩鱼，夜里赌钱。长得膘白，但是仍然壮实，没有胡须，粗眉大眼，个子中等。

“去去，他垫上黑牡丹，这是输了。他若赢了呢？我不得把二喜子也赔给他？”大庆只是嚷，并将大手探进腰里，“呱呱”地拍着厚厚的肚皮。

“算了。他怎么赢，老子叫他怎么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叫他去。”老裴并不老，与大庆几乎同龄，虽然此时仍然充硬，只是声短气虚，醉眼惺忪。

“钥匙！”大庆发狠地道。

老裴抬头看看大庆，然后便在腰里摸了摸，摸出一把钥匙，“砰”地一声，压在桌子沿儿上。老裴夜里出来聚赌，总把女人锁在家里。黑牡丹是海湾一带极为出名的女人，尤其在赶海人眼里，是个谁见了都眼红的女人。

大庆接过钥匙，眯起好看的眼睛极是神秘地微微一笑，然后将钥匙向空中轻轻一抛，接住，揣进兜里，又在外边拍一拍，将大氅朝身上一披，拎了半书包钱，“哗啦”一声摆在肩上，拔出一支烟，“啪”地打火燃上，扒拉开众人，开了门。立刻有一股寒风吹进来。大庆略一矜持，回头道是：

“哥儿们，实在对不起啦，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我去

放儿枪就了事儿。”

屋子外面的风雪涌进来了。

老裴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禁打了个寒噤。寒风掠过他们的周身，烟酒气味顿时消散开去，屋内空气骤然清爽了许多。远处传来阵阵海浪扑岸的声音。长年在海上生活过的人一听见这呼呼的浪涛之声立刻就觉得这屋子很象是一只风雨漂摇中的小船。

老裴哭了。黑牡丹是他老婆。他站起身来，扶着墙，朝门口挪过去。有人劝他，有人拉他不要走，他一恼，推开众人，大骂：

“我操他祖宗！我日他十八辈祖宗！我……我……”

然后，便听见门“哐”地一声，摔得死死，老裴卷进暗夜的风雪之中。

三

大庆沿海边走着。他认识老裴的家，也认识黑牡丹。

风雪之夜的芝罘海湾，波浪仿佛也快要被冻僵了。大庆就是大庆，赌场就是战场，他算是个地地道道的赌徒，从来不在乎输了多少钱，当然也不在乎赢了多少。肩上的那个牛皮包到底装了多少钱，他只知个大约，从来不会认真地点一点。他认定好汉不挣有数的钱，能使手指头扒拉着数过来的那还叫钱吗？他是个聪明人，也极是难缠，海上的事情虽然知道的不多，然而芝罘沿岸的码头却被他踩遍了，他不但认识所有渔业队的头头，所有小冷库的“库头”，还认识所有的赶海人。赶海人货一上岸，大半都着急早早出手，换成钞票，然后揣在怀里，就去喝酒，就去醉成个烂泥，就在马

路边去搂那些贩衣服的女人昏睡，然后又重新拱进波涛汹涌的海浪里。

大庆不大喝酒，不喝酒的原因是害怕被骗。其实大庆还是很能喝一些酒的，他可以象所有海边的汉子那样大碗大碗地喝。但是他有些厌恶酒，他知道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被酒和女人败坏了。酒是好东西，但须是用得恰当；女人也是好东西，但心里一定要有数儿。他有自己的女人，他屋里的女人叫二喜子。他不爱她，他知道她没法和黑牡丹比，黑牡丹是个出色的女人，二喜子是个出色的老婆，他娶了二喜子是因为二喜子确实是一个能够管家的好老婆，但决不能因此而认为二喜子是一个好女人。黑牡丹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好女人。

海风把地上的雪卷起来，扬到空中，然后又从空中压下来。冬夜的风雪搅得人难辨西东。大庆踏着雪地，脚底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他回过头来看一看那个聚赌的地方，仍有昏黄的灯光在风雪中闪烁，窗前是一片雪花飞舞。他心里又惦记起了老裴。

他和老裴算是世交，据说大庆和老裴的祖上都当过海盗，贼船出没于芝罘海湾。有一次说话说崩了，老裴的爷爷就把大庆的爷爷使渔叉穿了，把肚子扎了两个窟窿，然后掰下一个手指头，蘸着盐花儿，喝了半瓶烧酒，嚼得“咯嘣咯嘣”地响。大庆的爷爷受不了，就使手把自己的肠子抓出来，声嘶力竭地往外扯，扯一把，喊一声，最后就死了。大庆早听人说过这事。他不大相信，他们的祖上曾是拜把兄弟，即使反目，要拼个你死我活，也就是你杀了我或我杀了你，决不会象人们传说的那个样子。

然而，宿怨还是有的。

因此他想，先把黑牡丹“睡”了再说。

芝罘的赶海人大半都居住在罗锅桥这一带。过去这儿是半城半乡的，现在已划规芝罘城区，短短几年的功夫，基建项目大增，已是初具规模的繁华地方，但毕竟是城乡杂居，毕竟是新旧拼接，毕竟是半渔、半农、半城：有新近铺成的柏油马路，有田畴，有村舍，有牧童唱晚，有牛和马还有羊，有拔地而起的几十层的匣式大厦，有一排排设计严谨的城区居民楼，有豪华的现代舞厅，有装饰新颖、彻夜灯火的咖啡馆、冷饮店，有新建的疗养区，有大型宾馆，有各式各样的商家货栈、贸易公司、联合企业公司等等。城市在吞灭乡村的时候，乡村也在悄悄地侵蚀城市。俊俏而时髦的姑娘，爆炸式的发型，六分至八分跟的高级皮鞋，着款式极新的呢子大衣，着极富线条的王子裤，却往往荷锄走向田畴，或者扛槽去海水养殖。飘逸而潇洒的年轻小伙，打着很响亮的唢呐，哼着费翔“你就象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曲，待细细一问，原来却是个渔民。房屋开发公司建造的楼房公开出售以后，你去敲门找哪位经理或者局长，开门一问却是一户菜农，或者一户渔人。本来极有终南色彩的村舍，屋前是院屋后是园，有一株是树还有一株也是树，檐下是丝瓜葫芦，头顶是老树暮鸦，脚下有老井，柴门稍动而犬吠相闻你进去要探路，或者要讨碗水喝什么的，迎接你的老人偏偏是离休的老干部，或少小离家老大归的游子。

赶海的人大半居住在这一带。

大庆手里掂着那把钥匙。钥匙很沉，在手心里变得温热起来。手里有汗，有些滑。他摸着黑，终于在一幢低矮的房檐下停住。

望望窗户，黑黑的什么也看不清。他又将耳朵凑到窗

前，仔细朝里听一听，除了海边的风雪之声，还有他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

什么也没有。他想。

他掂了掂手里的皮包。这皮包虽然油渍不堪，但里面是沉甸甸的银子。把这皮包拎进去，就得空着拎出来，因为黑牡丹是不会让你沾多大便宜的。哈哈，黑牡丹，被窝儿正热着呢！身上的肉肉也正热着呢！哈哈，你想不到你那位狗臭男人已经把你输给我当床垫儿用了！你他妈还在做美梦哩！这一路我累得够呛，总得先把身子给我暖热了再说。

他微微一笑，将钥匙拿出来，接着，是一系列人们早已熟悉的开锁的声音。

四

有些事情极是可笑，老裴离开那个聚赌的地方，海风一吹，寒气袭人，他立刻就清醒了。

头有些痛，脚后跟有些轻飘飘的感觉，手脚都有些发木了。他心里一沉，知道这下子全完了，弄不好，黑牡丹就要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他想象不出大庆去掀开她的热被窝的时候，黑牡丹是惊是愣是喜是悲？

他和黑牡丹没结婚，也没登记，就那么商量着，合床同居了。当然，证婚的人还是有的，老万达、二泽、野驴，还有方方、明明。这些都是老裴赶海的兄弟，芝罘人称之为山狼海兽，是些谁也惹不起，腋下生疮，横着走路的人。赶海人因下了海便生死与共，对付那个神秘的海湾，所以极讲究“抱团儿”。不抱团儿的人，统称之为“咬圈的猪”，非逐出去不可。因此这帮人就特别地讲究哥们义气，说话办事，管

信誉叫做“仗义”，而且言必称“仗义”。老裴是个不大仗义的人。黑牡丹是个什么货色，这些赶海的伙计们心里是很清楚的，不仅老万达私下里劝，其他的人也没少拆船。他们是害怕黑牡丹把老裴害苦了。

老裴在这帮赶海人里排老二，老万达为老大，老三是野驴。老裴被称做“二哥”。

为了黑牡丹，老裴与伙计们闹了红脸儿，入冬以来和他们疏远了许多。大庆拿了钥匙去，老裴并不怕。他想，即使让大庆沾了一回便宜，也就这一回，而二喜子他不知沾了多少回。大庆的那个宝贝儿子，还不知道是谁的种呢！他不怕大庆，一个小小的二郎神，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但是他怕老万达。

老万达不仅是条好汉，而且有心计，黑牡丹是老万达给他的。他知道黑牡丹心里仍然惦着老万达。他的体魄，他的义气，他的汉子气，均在老万达以下。他弄不明白老万达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他怕。

秋天扎够了参，现在没事干了，老万达捎了四个大提包，上济南的万紫巷卖参去了。剩下几个人，都各忙各的。听说，入冬以来，从象鼻湾，从八角、石岛那边来了一帮踩滩的，踩住了滩，他们便在这里安营扎寨。芝罘的海湾这些年来几乎被捞空了，只有老爷山后那围遛还有挺厚挺厚的海货。踩滩免不了要抡拳头，抢地界，寒冬腊月也要下水，于是就只等老万达快些回来。

老裴在这些日子里，不仅玩得痛快，输得也痛快，这次输了个紫的——连老婆也赔上了。他十分沮丧，十分懊恼。他现在已经是一手空空，半点儿章程也没有了。首先是愁钱。没有钱的日子他是过够了，尤其是现在，没有钱简直是

寸步难行。只有到了这般境地，老裴才知道命运早已把他和这帮赶海的兄弟们拴到一起了，肝胆相照，同舟共济，无论怎样也是拆不开的。老万达去万紫巷，捎了四大提包海参，另外还带着个从未开眼界的小兄弟明明。万紫巷紧靠着火车站，那周遭有暗娼。老裴去年年底去卖参的时候碰见过。他想这回明明大概会见识见识大世界了，虽说老万达盯得紧，总是不能形影不离，总是会有疏忽的时候。明明虽然二十出头，总之是个极精明的人，况且赌或者嫖，吃或者喝，都是干这个行当人在所难免的。芝罘的赶海人，多少年来均是成帮结伙，赶海人自有他们自己用血汗趟开的路子，排外性大，谁也不能踩了谁的滩，谁也不能沾了谁的地界，仿佛已经成为既定的规矩。

风雪交加的深夜，老裴跌跌撞撞，幸好雪地不怎么滑，防雾的路灯呈桔红颜色。他觉得一些细碎雪花一个劲地往脖子里潮，便高高地耸起衣领，龟缩着头，仿佛很冷的样子。其实呢，他并不冷，一个长年累月赶海的人，终日在水里泡着，即使象现在这般寒冷的天气，只要水里有货，也还是要去扎猛子的。

他不知道是朝哪里走，也不知道他应该到哪里去。虽然大庆的老婆二喜子早被他睡过，虽然过去的日子曾经是快活极了的，虽然二喜子至今也钟情于他，然而他依然觉得这是污辱，是老裴家族里面的奇耻大辱！

这种发自心底的仇恨使得老裴愈加清醒起来。他想此时冲进大庆家里尽兴把二喜子拾掇了，但他又觉得这太没有意思。太没意思了！二喜子算个什么？他感到讨厌。他想去把大庆从自己家的被窝里拖出来狠揍一顿，但是又害怕黑牡丹耻笑。既然是输出去了，那就不必再说别的。

“输了就是输了！”黑牡丹一定会这样的说。

如果换了别人，会怎样想呢？如果黑牡丹真的就范，真的让大庆睡了，那又会怎样呢？老裴依旧是跌跌撞撞，趑趄趑趄。前面是路，再前面还是路，街面十分冷清。有昼夜餐馆的白亮灯光映在雪地上，老裴的眼前忽然觉得发亮。

“是天亮了么？是天亮了么？”

五

屋里黢黑黢黑。虽然屋子里很温暖，但味道不怎么好，烟味和男人的汗味、脚丫子味。感觉也很潮。这很容易分辨，屋子里是光棍男人，通常男女宿舍的区别，不必看，只须嗅一嗅即可豁然了。女人的味道似乎很特别，不但是化妆品的芬芳之气，大约还应该女人肉体所特有的味道。

大庆一进屋，立刻就辨别出一股女人的味道。他很灵。他将门掩了，上闩，长长地嘘一口气。

然后，他沿墙去摸灯的开关。他本想象兽似的扑将上去，让黑牡丹在迷迷糊糊之中他就提上裤子走路。但是大庆不想这么干，他想来明的。老裴既然是把这堆肉输给他了，他理应正大光明地受用一番，理直气壮地宽衣解带，磊磊落落，大大方方，从容不迫，这才是办了个正事儿。倘是说出去，也象是个男人办的事，扒墙摸缝，鼠窃狗偷，如果风传出去，丢人，惹天下人笑话。

墙上有水珠，大庆感觉到了。然后一拉开关，灯亮了。

屋子里凌乱不堪，很象是那个赌场似的，到处是烟蒂、空酒瓶和罐头听。屋里有电暖风，当然还有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桌椅均是横着的，床上是黑牡丹。

她头发蓬松，一条黑臂搭在洗铜波的外面。肤也是微黑而带棕红颜色，光泽极好，如果捏一下，弹性也肯定极好。

大庆在椅子上坐下，将大氅脱掉，扔在沙发上，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眼睛便盯着那条胳膊。

吸烟。又看一看窗子。窗帘都遮得极严实。桌子上尚有半瓶当地产的金奖白兰地。他取过酒瓶，喝了一口。脚下一挪，碰倒了几个酒瓶和罐头听。

“当啷——”

大庆知道黑牡丹这时是要醒了，便将酒瓶置于桌上。屋子里太热，便解了扣子。他不是赶海人，他怕冷，所以穿的就多。

床上一阵轻微的翻动，黑牡丹平过身来，慢慢地睁开眼，打一个呵欠，撂起被子，立刻露出两个圆圆的膀子和紧裹在乳罩里的乳房。

这个女人年在二十六岁左右。头发是极柔软而且细长的，瓜子脸型，眼睛很大，而且变化多端，鼻子略略上翘，唇厚而艳红，唇上有那么多黄而细的茸毛，脸色微黑，甚至略带棕红。

她猛一定睛，那双眼睛立刻由惺忪而变得愠怒和警惕起来。但这都是一瞬间的小变化，她转而就笑了。睫毛只一闪的功夫，眉毛便扬了起来，丝毫没有熟睡以后被扰困而显得疲乏和慵懒的样子。她“咯咯”地一笑，声音很亮，也很脆，当然也很甜。然后，便以极快的速度穿了衣服。

大庆在这时看见了她的腹，几乎是半透明的针织三角短裤，还有，就是可能使他终生不忘的两条栗色的健壮的大腿。

“你怎么来这儿啦？哪股风啊？听说不是入蛰了吗？还没打春哪，怎么出来啦？”黑牡丹说着的时候已经趿上粉色的拖鞋，外面罩上一件乳白色大睡衣。边说着，边蹬着鞋。

大庆微眯着眼睛，不住地打量她。她只是笑，看一看时钟，是下半夜两点。外面的风声仍似从前那般“呜呜”响个不停，粉一样的雪密密麻麻地打在窗户上，啦啦啦啦的仿佛是猫在抓挠一张纸。大庆也淡然一笑，色眯眯的一双眼。照旧还是抽烟。他每抽一口烟的时候吸入量都很大，虽是过滤嘴香烟，但是已被咀嚼的不成体统。黑牡丹分明已经看到这个细微的变化。

“黑牡丹，这么个时候，这么个钟点儿，我上这儿干什么，你心里不是挺明白？”大庆冷笑着说。

“当然明白啦，我说是喜客，大稀客，你提前打个招呼，也好备些酒菜招待呀！”黑牡丹也燃起一支香烟，两个红指甲轻轻夹住香烟，两臂在胸前一抱，恰恰露出了乳房的上半部。

“也不用那么客气，我从早就看着你是一盘菜。你就可以，用不着再麻烦了。”

“好哇。今几个受用起来倒也方便，只是你该洗个澡再来呀！”

“只管叫和尚洗洗头就中，还顾得上别的？”大庆说完，嘴角便紧紧抿起来，啐掉烟蒂，双眼平视，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哎呀，你怎么这么个人哪？”她忽然提高了声音。

“我怎么了？”大庆莫名其妙，他还没说老裴的事，已经僵持到这种场面。